艇齋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艇齋詩話
作者：曾季貍　宋

韓退之詩用「割龍耳」事

韓退之樹鷄詩云：「煩君自入華陽洞，割取乖龍左耳來。」予按「割龍耳」事兩出。柳子厚龍城録載：「茅山處士吳綽因採藥於華陽洞，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，戲於松下。綽見之，因詢誰氏子，兒奔忙入洞中。綽恐爲虎所害，遂連呼相從入，得不二十步，見兒化龍形，一手握三珠，塡左耳中。綽以藥斧斫之，落左耳，而失珠所在。」又馮贄雲仙散録載：「崔奉國家一種李，肉厚而無核。識者曰『天罰乖龍，必割其耳，血墮地，生此李。』」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。然龍城録載「割華陽洞龍左耳」事，而雲仙散録乃有「乖龍割耳」之説，二書各有可取也。洪慶善注韓文甚詳，而此獨缺文，不知其如何也。

唐人詩用「遲」字

唐人詩用「遲」字皆得意。其一：「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。」嚴維詩也。其一：「爐煙添柳重，宮漏出花遲。」楊巨源詩也。又韋蘇州細雨詩：「漠漠帆來重，冥冥鳥去遲。」亦佳句。

前人詩用「重」字

前人詩用「重」字有三：「雨壓梨花煙重」，「雪壓梅花香重」，「殘月落花煙重」，皆有思致。呂東萊尤喜「雪壓梅花香重」。

前人詩言「落花」

前人詩言「落花」，有思致者三：王維「興闌啼鳥換，坐久落花多」；李嘉祐「細雨濕

衣看不見，閒花落地聽無聲」；荊公「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」。〈原缺四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〉

癩可顛倒篇

東湖言：「癩可初作詩，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，目爲顛倒篇，自後其詩大進。」

荊公桃源行句

東湖言：「荊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，『望夷宮中鹿爲馬，秦人半死長城下』，當言『秦人半死長城下，望夷宮中鹿爲馬』，方有倫序。」

荊公化用老杜句

東湖言：「荊公畫虎行用老杜畫鶻行，奪胎換骨。」〈原缺二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〉

老杜詩中喜用「秦」字

老杜詩中喜用「秦」字，予嘗考之，凡押「秦」字韻者十七八。「韋賢初相漢，范叔已歸秦。」「今欲東入海，郎將西去秦。」「錦江元過楚，劍閣復通秦。」「西江元下蜀，北斗故臨秦。」「綿谷元通漢，沱江不向秦〈「綿」原作「錦」，「不」原作「本」，據琳琅秘室叢書本艇齋詩話續校改〉。」「接輿還入楚，王粲不歸秦。」「蘇武先還漢，黃公豈事秦。」「此生那老蜀，不死會歸秦。」「地平江動蜀，天闊樹浮秦。」「近聞王在洛，復道使歸秦。」「地利西通蜀，天文北照秦。」「兵戈猶擁蜀，聚斂強輸秦。」「故國當北斗，直指照西秦。」「商山猶入楚，渭水不離秦。」「泊船悲喜後，款款話歸秦。」「比來相國兼安蜀，歸赴朝廷已入秦。」蓋老杜，秦人也，故喜言秦。

晏叔原詞本義山詩

晏叔原小詞：「無處説相思，背面鞦韆下。」〈生查子〉呂東萊極喜誦此詞，以爲有思致。此語本李義山詩，云：「十五泣春風，背面鞦韆下。」〈無題〉

呂東萊詞本義山詩

呂東萊「粥香餳白是今年」〈廣陵道中寒食日〉，「粥香餳白」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，云：「粥香餳白杏花天。」〈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爲答〉

老杜公孫大娘舞劍器行

老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行，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，非也。蓋公孫善舞劍器，劍器者，曲名也。詩序言公孫氏舞劍器、渾脫，又言舞西河、劍器，然則渾脫、西河、劍器三者皆曲名也。詩中又言「妙舞此曲神揚揚」，則知爲曲信矣，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？後人承誤，不能深考耳。

東坡平山堂詞本摩詰詩

東坡平山堂詞云：「認取醉翁語，山色有無中。」然「山色有無中」本王維詩：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。」〈漢江臨汎〉

東坡詩用陸績事

東坡「羨君懷中雙橘紅」〈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〉，用陸績事也。以績傳考之，云懷中橘三枚，卻不云二枚也。

「脫空」詩

東坡〈琳琅秘室叢書本作「東湖」〉論作詩，喜對景能賦，必有是景，然後有是句。若無是景而作，即謂之「脫空」詩，不足貴也。

東湖喜呂東萊詩

東湖喜呂東萊「樹陰不礙帆影過，雨氣卻隨潮信來」〈暮步至江上〉。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：「傳聞胡虜三年旱，勢合河山一戰收。」云：「何不道『不戰收』？」

東湖評東萊詩

東湖又見東萊「滿堂舉酒話疇昔，疑是中原無是時〈艇齋詩話續校謂當作『無事時』〉」〈簡范信中鈐轄三首〉，云：「不合〈原作「不可」，據琳琅秘室叢書本改〉道破『話疇昔』，若改此三字，方覺下句好。」〈原缺兩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〉

韓子蒼送呂東萊赴召詩

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，甚得意。東萊止稱一句「厭見西江殺氣纏」，云：「是詩語。」

錢氏子聯

東湖喜錢氏子（忘其名）一聯云：「鷗飛波蕩緑，牛臥草分青。」

東萊五言絶似選詩

東萊送珪公果公入閩中詩五言「宿昔春水生」者，絶似選詩。東萊自云。

東萊濟陰寄故人詩

東萊濟陰寄故人「柳絮飛時與君別」有兩本者：東萊少時作，後失其本，在臨川，因與學徒舉此詩，亡之，遂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補成一篇；已而得舊詩，遂兩存之。「落花寂寂長安路」者是舊詩，「千書百書要相就」者是追作。

荊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

東湖喜荊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，其間云：「燕公侍書燕王府，王求一筆終不予。」「仁人志士埋黃土，只有粉墨歸囊楮。」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。

崔德符詩

崔德符詩：「人間火定熱，我死不肯炙。」眞節士之詩。

荊公汴水詩

荊公汴水詩云：「相逢故人昨夜去，不知今日到何州？州中人物不相似，處處蟬聲令客愁。」讀此足知汴水湍急，一日動數百里。

荊公詩

荊公「北山梅花何所似」一篇，詩意高遠。

東湖紫極宮詩

東湖紫極宮七言詩，自云爲七言之冠。東萊亦喜此詩。

山谷贛上食蓮詩

山谷贛上食蓮詩，讀之知其孝弟人也。東湖每喜誦此詩。

呂東萊喜東坡詩

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。

荊公詩每篇必用連綿字

東萊不喜荊公詩，云：「汪信民嘗言荊公詩失之軟弱，每一詩中，必有依依裊裊等字。」予以東萊之言考之，荊公詩每篇必用連綿字，信民之言不繆。然其精切藻麗，亦不可掩也。

老杜桃竹引

老杜桃竹引云：「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。」雙杖喻李郭二人也。

山谷和高麗松扇詩

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：「可憐遠渡幘溝漊，不堪今時褦襶子。」幘溝漊，高麗城名也，

見三國志。褚襲子，用程曉伏日詩：「今時褚襲子，觸熱向人門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向人門」當作「到人家」。程曉詩見古樂府，通首用「歌」「麻」韻，不得押「門」字。』〉。」

韓退之詩譏時相

韓退之雪詩、筍詩，皆譏時相。雪詩云：「未能裨岳鎮，強欲效鹽梅。松篁遭挫折，糞壤獲饒培。巧借奢豪便，專繩困約災。威貪凌布被，光肯離金罍。」筍詩云：「得時方張王，挾勢欲騰騫。縱橫公佔地，羅列暗連根。始訝妨人路，還驚入藥園。萌芽防浸大，覆載莫偏恩。外恨包藏密，中仍節目繁。戈矛頭戢戢，蛇虺首掀掀。身寧虞瓦礫，計欲掩蘭蓀。」其言皆有譏誚，非徒作也。

老杜詩用借寇事

老杜詩云：「河內無因借寇恂[1]。」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，非在河內也。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少陵寄章十侍御詩「河內猶宜借寇恂」，作「無因」蓋誤。』〉又案：河內、潁川皆寇恂舊治，詩言河內借寇恂，蓋有爲而云，非誤用也。

老杜詩用孝親事

老杜：「青青竹筍迎船出，白白江魚入饌來。」山谷云：「此送人迎庭闈詩，故用此二事，皆孝於親者。」然王祥臥冰，於魚事用之則可；孟宗乃母亡後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孟宗入林中哀號，筍爲之生，不云母亡後事。」〉，思母所嗜，冬月生筍，恐不應用也。

古人爲學未嘗少忽前輩

大凡人爲學，不拘早晚。髙適五十歲始爲詩，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，皆不害其爲工也。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，雖不逮於己者，亦不敢少忽也。以韓退之之於文，杜子美之於詩，視王楊盧駱之文，不啻如俳優。而王績之文於退之，猶土苴爾。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、王績醉鄉記，方且有歆艷不及之語。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，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。古人用心忠厚如此，異乎今人露才揚己，未有寸長者，已譏議前輩，此皇甫持正所以有「衙官老兵」之論。「衙官」非持正語。

韓子蒼詩本柳子厚

韓子蒼詩：「塵緣吾未斷，不是薄蓬萊。」「薄蓬萊」三字，蓋柳子厚謫龍説：「吾薄蓬萊羞崑崙。」

陳後山正字詩

陳後山爲正字詩云：「寧辭乳媼譏[2]。」用南史何承天事。

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

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，出南史·王儉傳。王敬則云：「臣以拍張，得爲三公。」

荊公詩出處

荊公賀曾魯公詩云：「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愧燕臺。」人多疑「隗始」無出處，不知韓退之聯句云：「受恩從隗始。」則「隗始」出於韓文也。按「隗始」二字出國策。

泛汴詩

韓子蒼泛汴詩云：「汴水日馳三百里。」末章卻云：「水色天光共蔚藍。」汴水黃濁，安得蔚藍也？東湖詩云：「晝暖坐迎日，夜寒眠見星。」説者謂能盡泛汴之景。

東湖宮亭湖詩

東湖宮亭湖詩極佳，嘗自誦與予言：「沙岸委蛇白，雲林迤邐青。千山擁廬阜，百水會宮亭。」説得景物出。身在宮亭經行，方見其工。予謂此詩全似老杜。

東湖畫虎圖詩

東湖畫虎圖詩云：「不向南山尋李廣，卻來東海笑黃公。」黃公虎事[3]，見李善文選注。

薛能寓懷詩

唐人薛能詩云：「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髮催人故故生。」〈春日使府寓懷二首〉有人舉此詩，稱其語意之美，呂東萊聞之笑曰：「此只如市井人欺世之詞，有何好處。」予以東萊之言思之，信然。

呂東萊喜張潘詩

呂東萊喜張文潛七夕歌，令人誦。呂東萊喜潘邠老浯溪詩。

山谷筆詩

山谷筆詩云：「宣城變樣蹲鷄距，諸葛名家捋虎鬚。」予嘗見東湖口誦，與此本不同，云：「宣城諸葛尊鷄距，筆陣王家將鼠鬚。」鷄距、鼠鬚，皆筆名也。言「蹲」言「捋」則無意義，言「尊」言「將」則有理。東湖喜誦此詩，又喜知常軒詩，卽「新晴鼓角報斜陽」者是也。二詩皆親見其誦。

山谷詩「八米」事

山谷詩「八米」事，用北史盧思道事。

山谷謝人茶詩出薛能詩

山谷謝人茶詩云：「涪翁投贈非世味，自許詩情合得嘗。」出薛能茶詩，云：「麤官乞與眞拋卻。賴有詩情合得嘗。」

東湖明皇夜遊圖詩

東湖明皇夜遊圖詩，宣和間作，其意蓋諷當時也。詩中云「苑風翠袖濕，宮露赭袍光」，可見其遊宴達旦也；「閨閣連閶閭，驊騮從驌驦」，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間也。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。

詩言立鷺

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：歐公「稻田水浸立白鷺」，東坡「潁水清淺可立鷺」，呂東萊「稻水立白鷺」，皆本於李嘉祐「漠漠水田飛白鷺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漠漠水田飛白鷺」，今見王右丞集・積雨輞川莊詩，此誤記。』〉」。然剪截簡徑，則東萊五字盡之矣。

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

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，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，多自書與人。予讀其詩，如佛經中偈贊，眞奇作也。

張元幹瀟湘圖詩

張元幹，紹興間人，詩不多見。其人蓋嘗識東湖所謂「詩如雲態度，人似柳風流」者是也。後以累失官，有瀟湘圖詩甚佳，云：「落日孤煙過洞庭，黃陵祠伴白蘋汀。欲知萬里蒼梧恨，淚盡君山一點青。」

遊廬山詩

古今遊廬山詩，予得兩首絶佳。其一潘子眞詩話所載王光遠云：「明朝山北山南路，各自逢人話勝遊。」蓋廬山之美不可盡，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。又張元幹詩云：「古木寒籐挽我住，身非靖節誰能留。多慚不及鸞溪水，長向山前山後流。」此詩興致極高遠。

東湖滕王閣詩本杜詩

東湖滕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，首云：「一日因王造，千年與客遊。」卽老杜「浩劫因王造，平臺訪古遊」也。

老杜端午賜衣詩

老杜端午賜衣詩：「自天題處濕，當暑著來輕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輕」當作「清」，杜集可證。』〉。」「自天」「當暑」皆有出處，「自天申之」、「當暑袗絺綌」是也。

秦少游寧浦書事詩

秦少游在嶺外貶所有詩云：「揮汗讀書不已，人皆笑我何求。我豈更求聞達，日長聊以消憂。」其語平易渾成，眞老作也。今集中不見有之。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説。

老杜搖落詩

杜詩：「鵝費羲之墨，貂餘季子裘。」今草堂石本作「鵝貴羲之墨」。「貴」比「費」雖無義理，然草堂入石本，不應有誤也。

杜孟岳陽樓詩

老杜有岳陽樓詩，孟浩然亦有。浩然雖不及老杜，然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」亦自雄壯。

老杜螢火詩

老杜螢火詩，蓋譏小人得時。其首云：「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陽飛。」蓋言其所出卑下也。其卒章云：「十月淸霜重，飄零何處歸？」蓋言君子用事，則掃蕩無遺也。老杜之詩所以冠絶古今者以此。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：「映水光難定，凌虛體自輕。夜風吹不滅，秋露洗還明。向燭仍藏焰，投書更有情。猶將流亂影，來此傍簷楹。」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，視杜詩眞所謂小巫也。

老杜寫物之工皆出於目見

老杜寫物之工，皆出於目見。如「花妥鶯捎蝶，溪喧獺趁魚。」〈重過何氏五首〉「芹泥隨燕嘴，花粉上蜂鬚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杜集「花蕊上蜂鬚」，此作「花粉」，未知何據。』〉。」〈徐步〉「仰蜂黏落絮，行蟻上枯梨。」〈獨酌〉「柱穿蜂溜蜜，棧缺燕添巢。」〈陪諸公上白帝城頭宴越公堂之作〉「風輕粉蝶喜，花暖蜜蜂喧。」〈弊廬遣興奉寄嚴公〉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。又杜詩中喜言蜜蜂，如上所録是也。

軍中醉飲作

山谷用「酒渴愛江淸」爲韻，人知爲唐人詩，而不知其爲誰氏也。顧陶詩選作暢當作，當有詩名。其詩云軍中醉飲作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『酒渴愛江淸』四句，見杜集軍中醉

歌寄沈八劉叟，黃伯思編爲少陵詩。英華載暢當作，本於顧陶。」〉。其前四句云：「酒渴愛江清，餘酣漱晚汀。軟莎欹坐穩，冷石醉眠醒。」皆佳句，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。

東坡與王郎書

東坡與王郎書云：「少年爲學者，每一書皆作數次讀。書之富，如入海，百貨皆有，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爾。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，如欲求古今興興亡治亂聖賢作用，且只作此意求之，勿生餘念。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，亦如之。他皆倣此。若學成，八面受敵，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。」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，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。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，然不能以此告人，及見東坡所言，犁然當人心，善爲學者不可不知也。王郎卽子由之婿。今坡集亦有此書，但有論説及賈誼、陸贄之學者，不見此幅，此蓋書之別紙也。

陶淵明詩題甲子

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，此説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明宋潛溪云：『淵明詩題甲子，其説蓋起於沈約宋書，而李延壽著南史，五臣注文選，皆因之。』此條謂始於五臣，非也。〉」，後世遂因仍其説。治平中，有虎丘僧思悅者，編淵明集，獨辨其不然。其説曰：「淵明之詩題甲子者，始庚子迄丙辰，凡十七年間九首，皆晉安帝時所作。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，宋始受禪，自庚子至庚申，蓋二十年，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，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！」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。

韋柳楊

前人論詩，初不知有韋蘇州、柳子厚，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。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，遂以韋柳配淵明，凝式配顏魯公，東坡眞有德於三子也。

東坡論詩字畫

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，字畫至顏柳，無遺巧矣。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，至顏柳而盡；詩人髙風遠韻，至李杜而亦衰。此説最妙。大抵一盛則一衰，後世以爲盛，則古意必已衰，物物皆然，不獨詩字畫然也。

荊公、山谷詩語相似

荊公詩云：「只向貧家促機杼，幾家能有一鉤絲。」〈促織〉山谷詩云：「莫作秋蟲促機杼，貧家能有幾鉤絲。」〈往歲過廣陵値早春，嘗作詩云：「春風十里珠簾捲，彷彿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」今春有自淮南來者，道揚州事，戲以前韵寄王定國二首〉二詩語甚相似。

陶韓詩説得秋意

陶淵明詩「白日淪西河，素月出東嶺」一篇，説得秋意極妙。韓退之秋懷「窗前兩好樹，惻惻鳴不已」一篇亦好，雖不及淵明蕭散，然説得秋意出。予每至秋，喜誦此二詩及歐公秋聲賦。

韋蘇州贈王侍御詩

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「心如野鶴與塵遠，詩似冰壺見底清」一篇，眞佳句也。

韓子蒼詩全用韋詩

韓子蒼詩：「憶在昭文並直廬，與君三歲侍皇居。花開輦路春迎駕，日曬蓬山曉曝書。學士南來尚巖穴，神州北望已丘墟。忽逢漢節滄江上，握手西風淚滿裾。」全用韋蘇州詩爲之。蘇州詩云：「與君十五侍皇闈，曉拂爐煙上赤墀。花開漢苑經過處，雪下驪山沐浴時。近臣零落今猶在，仙駕飄飄不可期。此日相逢非舊日，一林成喜又成悲。」

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

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。

王維雪詩

東湖言王維雪詩不可學，平生喜此詩。其詩云：「寒更催曉箭，清鏡減衰顏。隔牖風驚竹，開門雪滿山。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閒。借問袁安舍，翛然尚閉關。」又言柳子厚

雪詩四句説盡。

東湖諸言

東湖言荊公詩多學唐人，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。
東湖言荊公「月移花影上欄杆」不是好詩，予以爲止似小詞。
東湖言山谷詩對「�briefs子」，對得不親。
東湖自言作詩至德興，方知前日之非。
東湖喜山谷落星寺詩。
髙子勉國香詩極好，有唐人歌行筆力。

送人使虜詩用「留犁撓酒」

荊公送人使虜詩云：「留犁撓酒見戎心，繡袷通歡歲月深。」秦少游送人使虜亦云：「留犁撓酒知胡意，尺牘貽書見漢情。」皆用留犁撓酒。事見匈奴傳：韓昌張猛與單于盟，單于以路徑刀、全琉璃撓酒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『路徑』當依漢書作『徑路』，文穎曰：『徑路，匈奴寶刀也。』『琉璃』當依漢書作『留犁』。文穎曰：『留犁，飯匕也。』」〉。註：「撓，攪也。」

荊公定林、試院中詩

荊公定林詩云：「定林修木老參天，橫貫東南一道泉。五月杖藜尋石路，午陰多處弄潺湲。」嘗見許子禮吏部云：「渠親見定林題壁，不云『修木』云『喬木』，不云『石路』云『去路』，不云『弄潺湲』云『聽潺湲』。又試院中詩云：「白髮無聊病更侵，移床向竹臥秋陰。」子禮云見荊公眞本，不云『向竹臥秋陰』，卻云『臥竹向秋陰』。皆與印本不同。

徐王劉詩同出機杼

東湖詩云：「芙渠漫漫疑無路，楊柳蕭蕭獨閉門。」荊公云：「漫漫芙渠難覓路，蕭蕭楊柳獨知門。」又唐人劉威云：「遙知楊柳是門處，似隔芙渠無路通。」三人者同一機杼也。

荊公二詩

東湖云：「荊公謝安詩云：『一去可憐終不返，暮年垂淚對桓伊。』蓋譏安也。而其詩自言志卻云：『殘年歸去終無樂，聞説章江卽淚流。』何其與譏安相反邪！」

韓子蒼詩法

人問韓子蒼詩法，蒼舉唐人詩：「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幾回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予嘗用子蒼之言，遍觀古人作詩規模，全在此矣。如唐人詩：「妾有羅衣裳，秦王在時作。爲舞春風多，秋來不堪著。」又如：「曲江院裡題名處，十九人中最少年。今日風光君不見，杏花零落寺門前。」又如荊公詩：「淮口西風急，君行定幾時。故應今夜月，未便照相思。」皆此機杼也，學詩者不可不知。

芙蓉詩

東萊木芙蓉絶句云：「小池南畔木芙蓉，雨後霜前著意紅。猶勝無言舊桃李，一生開落任東風。」極雍容，含不盡之意，蓋絶句之法也。荊公詠木芙蓉云：「還似美人初睡起，強臨靑鏡欲妝慵。」覺得味短，不及遠矣。

蔡持正詩

蔡持正丞相貶安州時，攜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。及其歸，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。蔡有詩云：「鸚鵡言猶在，琵琶事已非。悠悠漢江水，同渡不同歸。」亦極有思致，得絶句詩體。

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

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，蕭散簡遠，穠纖合度，置之淵明集中，不復可辨。予嘗三復其詩。

李賀雁門太守行語奇

李賀雁門太守行語奇。

張籍樂府

張籍樂府甚古，如永嘉行尤高妙。唐人樂府，惟張籍、王建古質，劉夢得武昌老人説笛歌宛轉有思致。

梅聖俞詞高古

梅聖俞一日曲極佳。又謁薛簡肅墓及大水後田家二詩等極高古。大抵聖俞之詞高古。

洪駒甫陶靖節祠堂詩

洪駒甫作陶靖節祠堂詩，全效荊公謝安墩古詩。

「千里蓴羹，未下鹽豉」

「千里蓴羹，未下鹽豉。」世人皆言蓴羹而未下鹽豉耳。予見凌季父尚書言，「未」字當是「本末」之「末」字，「末下」乃地名，猶言若下也。蓋「千里」亦地名。言「千里出蓴羹，末下出鹽豉」，指兩地名、兩物而言也。

浯溪詩

山谷浯溪碑詩有史法，古今詩人不至此也。張文潛浯溪詩止是事持語言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『事持』疑當作『自持』，謂強自支持也。」〉。今碑本並行，愈覺優劣易見。張詩比山谷，眞小巫見大巫也。潘邠老亦有浯溪詩，思致卻稍深遠，呂東萊甚喜此詩。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，然當在文潛之上矣。

陳徐呂韓論詩

後山論詩説「換骨」，東湖論詩説「中的」，東萊論詩説「活法」，子蒼論詩説「飽參」，入處雖不同，然其實皆一關捩，要知非悟入不可。

東萊論詩

東萊論詩，嘗引孫子「始如處女，終如脫兔」之論，亦甚有意味，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。

東萊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

東萊作江西宗派圖，本無詮次，後人妄以爲有高下，非也。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，不知流傳人間，甚悔其作也。然予觀其序，論古今詩文，其説至矣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其圖則眞非有詮次，若有詮次，則不應如此紊亂，兼亦有漏落。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，而龜父不預，何邪？

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文誠當

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，始於穆伯長，成於歐陽公，此論誠當。但論詩不及梅聖俞，似可恨也。詩之有聖俞，猶文之有穆伯長也。

多學選詩

東湖嘗與予言：「近世人學詩，止於蘇黃，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，至六朝詩人，皆無人窺見。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，是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。」東湖嘗書此以遺予，且多勸讀選詩。近世論詩，未有令人學選詩，惟東湖獨然，此所以高妙。

東萊、東湖所喜詩

東萊喜癩可惠日寺詩。
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。
東湖於近世詩人，專喜癩可。東萊專喜饒德操。
東萊喜謝無逸寄徐師川及李希聲等篇詩。

「迎」對「護」字

老杜凡兩用「迎」字對「護」字。其一：「犬迎曾宿客，鴉護落巢兒。」〈重過何氏五首〉其一：「護江蟠古木，迎棹舞神鴉。」〈舟泛洞庭〉

韓文杜詩

韓文、杜詩，備極全美，然有老作。如祭老成文大風捲茅屋歌，渾然無斧鑿痕，又老作之尤者。

顧陶載杜詩語意極粗

顧陶唐詩選載少陵「犬迎曾宿客」作「犬憎閒宿客」，語意極粗。然顧陶，唐大中間人，所見本又不應誤，不知何也？

劉温韋佳句

劉夢得「神林社日鼓，茅屋午時鷄」，溫庭筠「鷄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皆佳句，然不若韋蘇州「緑陰生晝靜，孤花表春餘」。

墨梅詩佳句

墨梅詩甚多，如陳去非「雖然變白能爲黑，桃李依然是僕奴」，其詞蓋幾乎罵矣。惟聞人武子一詩云：「瑤姬佇立緣何事，直到煙昏月墮時。」形容得宛轉，甚佳。

二詩思致相似

唐人有「風高雲夢夕，月滿洞庭秋」，又李端「水傳雲夢曉，山接洞庭春」，二詩思致相似。

小長干行

唐詩人小長干行，全篇皆佳。其首云「憶昔深閨裡，煙塵不曾識。嫁與長干人，沙頭候風色」是也。才調集載兩首。其一「妾髮初覆額，折花門前劇。郎騎竹馬來，繞床弄青梅」是也。與前一首同載一處，皆作李太白作。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，「妾髮初覆額」一篇李白作，「憶昔深閨裡」一篇張潮作。二者未知孰是？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。又二詩所載各不同，「妾髮初覆額」一篇內「十五始展眉，願同塵與灰」，才調集又有兩句云「恆存抱柱信，豈上望夫臺」，方至「十六君遠行，瞿塘灩澦堆」。顧陶詩選卽無臺字一韻〈「顧陶」原作「顧況」，據艇齋詩話續校改，下文同此。〉。又「憶昔深

閨裡」篇內「淼淼暗無邊，行人在何處」下有四句云：「好乘浮雲驄，佳期蘭渚東。鴛鴦綠蒲上，翡翠錦屏中。」才調集卻云：「北客眞王公，朱衣滿汀中。日暮來投宿，數朝不肯東。」與顧陶本不同。以予觀前一篇，才調集有臺字一韻，不如顧陶刪去。後一篇，顧陶四句，不如才調集四句，二本互有得失也。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詩云：「『妾髮初覆額』是李白作，後『憶昔深閨裡』一篇是李益詩。」山谷雖能辨其非太白詩，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。玉臺新詠變作張潮作。顧陶恐誤。

「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」

老杜「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」，當作「天馬之子」。

杜韋詩寫物之妙

老杜「燈影照無睡，心淸聞妙香」，韋蘇州「兵衞森畫戟，燕寢凝淸香」，皆曲盡其妙。不問詩題，杜詩知其宿僧房，韋詩知其爲邦君之居也，此爲寫物之妙。

呂東萊貞女峽詩

呂東萊貞女峽詩云：「不是畏江險，愧此貞女名。」徐東湖云「不合云自愧貞女」，亦甚有意。

山谷東湖論詩

山谷論詩多取楚詞，東湖論詩多取選詩。東湖送謝無逸二詩，全似選詩，今集中無之。山谷詩妙天下，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，得用事於韓持國，此取諸人以爲善也。以此見昔人尊事前輩，不敢輕老成如此。

絶句之妙則杜牧之、荊公

絶句之妙，唐則杜牧之，本朝則荊公，此二人而已。近年東湖絶句亦可繼荊公。予嘗從東湖舟中，見誦杜牧之「爲問寒沙新到雁，來時曾下杜陵無」之句，及誦「欲把一麾江海去，樂遊原上望昭陵」，誦詠久之。

東湖江行見雁屬對

東湖江行見雁，出一對云：「沙邊眞見雁。」有眞贋之意。久之，公自對「雲外醉觀星」。以「醒醉」對「眞贋」，極工。

寄空青叔祖詩

予幼學爲詩，未嘗經先達改抹，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，得呂東萊爲予全改四句。其詞云：「悠悠造物何所爲，賢愚共滯令人悲。男兒不恨功名晚，功名必在老大時。」予至今記憶。是時空青將漕江西，得詩喜甚，報書云極有家法，恨予先君不見也。其帖至今尚存。

呂東萊貓詩

呂東萊嘗有貓詩，甚佳，云：「伴我閒中氣味長，竹輿遊歷遍諸方。火邊每與人爭席，睡起偏嫌犬近床。能與兒童校幾許，賢於臧獲便相忘。他生尚肯相從否，要奉香爐混水囊。」曲盡貓之情態。

呂東萊贈詩

呂東萊在講筵，光堯索其詩，東萊寫一卷，其首以贈歐陽處士及大倫與三曾二范講學詩四首。三曾謂予兄弟，二{{ProperNoun|范卽范顧言叔姪也。

呂東萊詩用寒山句

呂東萊詩云：「非關秋後多霜露，自是芙蓉不耐寒。」蓋用寒山拾得「芙蓉不耐寒」五字。

「破柑霜落爪，嘗稻雪翻匙」

老杜}「破柑霜落爪，嘗稻雪翻匙」，顧陶詩選作「破瓜霜落刃」。

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

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，韓子蒼最愛「乾坤德甚大，盜賊爾猶存」之句。

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

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云：「十八重來詣太常。」盡用西漢・儒林傳序。〈原缺三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〉

詩用「到揚州」三字

唐人詩云：「惟有河堤衰柳樹，蟬聲相送到揚州。」東坡詩云：「夜半潮來風又熱註1，臥吹簫管到揚州。」參寥詩云：「波底鯉魚來去否，尺書寄汝到揚州。」皆用「到揚州」三字，各有思致。〈〉艇齋詩話續校：「『熱』當作『熟』，此東坡金山夢中詩。」

攤錢

老杜：「白晝攤錢鬲浪中。」攤錢，今攤賭也，見後漢・梁冀傳[4]。

「彌勒同龕」

東坡：「病來彌勒與同龕。」「彌勒同龕」出法帖。

山谷詩謂范忠宣

山谷「不須盡出我門下，實用人才卽至公」，謂范忠宣也。事見忠宣言行録。

春秋書法

山谷中興頌詩：「臣結春秋二三策。」所謂「春秋二三策」者，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，其首云：「天寶十四年，安祿山陷雒陽，明年陷長安，天子幸蜀，太子卽位於靈武。」以上四句卽春秋書法也。

「少長」

韓退之：「少長聚嬉戲。」「少長」猶言「稍長」，出西漢・匈奴傳。

六七公

呂東萊詩「可到元和六七公。」「六七公」三字出賈誼傳[5]。韓退之李干墓誌云：「以藥敗者六七公。」退之亦本賈誼傳也。

「秋罷」

呂東萊詩用「秋罷」二字，出西漢・元帝紀，言秋不成熟也。

「泰出遊」

呂東萊詩：「準擬春來泰出遊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東萊集・春月紀事詩「泰」作「大」，漢書・田叔傳亦作「大」。』〉」「泰出遊」，大出遊也，出漢田叔傳[6]。叔相魯王，「不泰出遊」。

「向南馳」

韓子蒼番馬圖詩：「回鞭愼勿向南馳。」「向南馳」三字出李廣傳[7]。

淵明讀山海經詩

淵明讀山海經詩：「形夭無千歲，猛志固常在。」其詩不可曉解。伯容伯祖嘗跋淵明詩云：「『形夭無千歲』，文義不相屬。遂取山海經參讀，而後得其説，當作『形天無干戚』。蓋『形天』獸名也，形天以干戚爲食，形天雖無干戚食，而其猛志常在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周益公跋邵康節手書陶詩云：「宣和末，臨漢曾紘（伯容）謂舊本讀山海經詩『形夭舞千歲』當作『刑天舞干戚』。余喜其援證甚明云云。」此條引伯容説，不應乖互至此，殊不可解。』〉。予得此説，喜甚，信乎讀書之功，愈讀而愈無窮也。」伯容名紘，在襄陽居，與魏泰道輔齊名，博學有文名，讀書精密如此，亦近世所無也。

「凍雨」

山谷浯溪碑詩：「湅雨爲洗前朝悲〈『碑詩』兩字原脫，『湅』原作『凍』，據艇齋詩話續校補改。〉。」湅雨，暴雨也，出楚詞。今韻略亦載，一作平聲讀，一作去聲讀。

詩人用人姓事

詩人用人姓事，無如東湖。與張元幹詩云「詩如雲態度，人似柳風流」，皆張姓事，暗用之不覺，尤爲佳也。

江行詩

唐人江行詩云：「賈客晝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」此一聯曲盡江行之景，眞善寫物也。予每誦之。

少游詞讖

秦少游詞云：「春去也，落紅萬點愁如海。」千秋歲今人多能歌此詞。方少游作此詞時，傳至予家丞相，丞相曰：「秦七必不久於世，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！」已而少游果下世。少游第七，故云秦七。

東坡起伏龍行

東坡起伏龍行，蓋諷富韓公也。韓公熙寧初入相，時荊公用事，韓公多稱疾在告，故范忠宣在諫路，嘗以書責之。東坡起伏龍行卽與忠宣之意同。其間如云「滿腹雷霆暗不吐」，又云「赤龍白虎戰明日」，「有時徑須煩一怒」，意欲韓公與荊公爭辨也。

「謫墮」

東坡梅花詩：「玉妃謫墮煙雨村。」「謫墮」二字出楊貴妃外傳。玉妃卽貴妃也，韓子蒼云。

詩用顏色事須匹配

韓子蒼云：「老杜『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』，古人用顏色事亦須匹配得相當方用，翠上方見得黃，青上方見得白。」此説有理。

鳥鳴山幽

南朝人詩云：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。」荊公嘗集句云：「風定花猶落，鳥鳴山更幽。」説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，下句動中有靜意。此説亦巧矣。至荊公絶句云：「茅簷相對坐終日，一鳥不鳴山更幽」，卻覺無味。蓋鳥鳴卽山不幽，鳥不鳴卽山自幽矣，何必言更幽乎？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。

春晚景物

春晚景物説得出者，惟韋蘇州「緑陰生晝寂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寂」當作「靜」。』〉，孤花表春餘」，最有思致。如杜牧之「晚花紅艷靜，高樹緑陰初」，亦甚工，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。至張文潛「草青春去後，麥秀日長時」及「新緑染成延晝永，爛紅吹盡送春歸」，亦非不佳，但刻畫見骨耳。

樂天詩誤入山谷集

「老色日上面，歡蹤日去心。今既不如昔，後當不如今。」此白樂天詩也。山谷嘗書此詩，今遂誤入山谷集。

荊公、東湖詩

荊公絶句云：「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」東湖晚年絶句云：「細落李花那可數，緩行芳草步因遲。」自題云：「荊公絶句妙天下。老夫此句，偶似之邪？竊取之邪？學詩者不可不辨。」予謂東湖之詩因荊公之詩觸類而長，所謂舉一隅三隅反者也，非偶似之，亦非竊取之。

「蓬萊守」

東坡與錢穆父詩云：「樽前俱是蓬萊守。」是時東坡守登，錢穆父守越，道過登，故東坡有此詩。謂登、越二州皆瀕海，故言俱是蓬萊守。〈原缺二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〉

東萊作詩嘗嘔血

呂東萊詩「風聲入樹翻歸鳥，月影浮江倒客帆。」此篇年十六時作，作此詩嘗嘔血，自此遂得羸疾終其身。其始作詩如是之苦也。

東萊晚年詞渾然天成

東萊晚年長短句尤渾然天成，不減唐花間之作。如一詞云：「柳色過疏籬，花又離披，舊時心緒沒人知。記得一年寒食下，獨自歸時。歸後卻尋伊，月上嫌遲。十分斟酒不推辭。將爲老來渾忘卻，因甚沾衣？」〈浪淘沙〉又一詞，其間云：「可惜一春多病，等閒過了酴釄。」〈清平樂〉又一詞，其間云：「對人不是惜姚黃，實是舊時心緒老難忘。」〈虞美人〉皆精絶，非尋常詞人所能作也。

「鬚若緣坡竹」

山谷詩云：「王侯鬚若緣坡竹。」蓋用王褒罵髯僮文云：「鬚若緣坡之竹。」

「春水碧於天」

晏元獻〈「獻」原作「憲」，據艇齋詩話續校改〉「春水碧於天」，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。

李義山詠平淮西碑

李義山詩雕鐫，惟詠平淮西碑一篇詩極雄健，不類常日作。如「點竄堯典舜典字，塗改清廟生民詩」及「帝得聖相相曰度，賊斫不死神扶持」等語，甚雄健。

蔡天啓能誦韓文南山詩

蔡天啓初見荊公，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，見知於荊公。大抵前輩如上林子虛等賦，解嘲之類，往往能成誦，不特天啓也。今人能成誦此等者蓋少。

張文潛喜誦唐人句

才調集唐人詩有「樓晚風高角，江春浪起船」兩句，甚佳。張文潛喜誦。

饒節僕悟道

饒節德操，撫州人，祝髮名如璧，號倚松道人，住鄧州香巖寺。有一僕曰詹榮，亦撫人，璧攜之以行。一日，因打木魚先悟道，作頌云：「木魚元來無肚腸，聲聲喚我出鑊湯。佛法元來無多子，王婆頭上戴丁香。」遂亦祝髮，名如珪雲。璧反於其僕處有省。

德操贈陳謝詩

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，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。德操有高節，而又能文，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。晚年住香巖。丞相之孫陳成季持節京西，德操以詩贈之云：「兩公待我以國士，是時公亦同在門。今日江頭看使節，令人淚濕漢江雲。」又寄無逸詩云：「雲山底處堪投老，文史他年不療窮。富貴可求吾亦懶，眼看餘子化王公。」其自負亦不淺矣。

張擴寄夏均父詩

張擴彥實舍人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張擴，書録解題作『張廣』，文獻通考同。」〉，近時人，亦有詩名。有詩寄夏均父云：「未覺朝廷疏汲黯，極知州郡要文翁。」甚佳。

東湖紅梅詩

東湖年十三，有紅梅詩云：「紫府與丹來換骨，東風吹酒上凝脂。」東坡見之極稱賞，自此有詩名。

玉川子詩譏宮禁賄風

玉川子詩云：「太上道君蓮花臺，夜半醮祭夜半開。」蓋譏當時宮禁賄賂盛行，有賂則非時亦可通也。

東湖詩出柳詩

柳子厚詩：「壁空殘月曙，門掩候蟲秋。」語意極佳。東湖詩云：「明月江山夜，候蟲天地秋。」蓋出於子厚也。

山谷喜柳子厚詩

山谷喜柳子厚「道人庭宇淨，苔色連深竹」，嘗書此詩於扇。今本作「翠色連深竹」，非也。又喜「室空無侍者，巾屨惟掛壁」及「鶴鳴楚山靜，露白秋江曉」等篇。

東坡用白樂天詩

東坡「江上秋風無限浪，枕中春夢不多時」，蓋用白樂天詩。白樂天云：「秋風江上浪無限，夜雨舟中酒一樽。」

東坡黃州詩

東坡黃州詩云：「長江繞郭知魚美，好竹連山覺筍香。」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。

東萊弟佳句

呂東萊長弟字由義，亦能詩，惜其早死，世不知爾。如「老去看花如隔霧，醉來騎馬似乘船」，亦佳句也。

韓持國二詩

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，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，極雍容簡遠。過寧極詩云：「驅車上橫隴，西奏龍陽道。青煙人幾家，緑野山四抱。鳥啼春意闌，林變夏陰早。知近先生廬，民風故淳好。」別後詩云：「雨滴菴上茅，風亂窗外竹。繁聲夜入耳，欲寐不得熟。永懷歸田客，石徑滑馬足。連山暗秋霧，一燈何處宿。」

謝師厚詩

謝師厚詩喜故人夜相過云：「倒著衣裳迎戶外，盡呼兒女拜燈前。」形容得故舊久別乍

相見之情極佳。

老杜「喜我來」等語本古樂府

老杜還成都草堂詩云「城郭喜我來」、「大宮喜我來」等語，本古樂府木蘭詩「爺娘聞我歸」、「阿姨聞我歸」之語，老杜用此體。

退之南山詩用老杜北征詩體

韓退之南山詩用老杜詩北征詩體作。

子由中秋詞

子由和東坡中秋詞云：「素娥東去，曾不爲人留。」其語出小説河洛行年記。

鹽甜

東坡雪詩云：「水精鹽，爲誰甜？」〈江神子・大雪。有懷朱康叔使君，亦知使君之念我也，作此以寄之〉鹽味不應言甜。以古樂府考之，言「白酒甜鹽」，則知鹽可言甜。

東坡大江東去詞

東坡大江東去詞，其中云：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」陳無己見之，言不必道三國，東坡改云「當日」。今印本兩出，不知東坡已改之矣。

東坡和蘇伯固詞

東坡詞中歸朝樂・和蘇伯固者，爲送伯固往澧陽，故用靈均、夢得等事。今詞中但云和伯固，而不言往澧陽也。

東坡「龍飛鳳舞」語出郭璞

東坡表忠觀碑言「龍飛鳳舞」者，郭璞言「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」，故徑山詩又云「山

前鳳舞遠征璞」是也。東坡碑初出，人疑「龍飛鳳舞」之語，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，他人不知也。

大覺禪師

徑山開山大覺禪師，名道欽〈「道欽」，艇齋詩話續校引東坡遊徑山詩王十朋作「法欽」〉，唐肅宗時人。嘗養白鷄，故東坡詩云：「塚上鷄鳴猶憶欽。」。

東坡詩用郭璞語

東坡詩云：「五百年間異人出，盡將錦繡裹山川。」「錦繡裹山川」，錢氏事也。「五百年間異人出」，亦郭璞讖語也，東坡用之。又徑山詩云「人言山住水亦住」，郭璞語也。

東坡遊徑山詩

東坡詩云：「雪眉老人夜扣關。」老人卽天目山龍也，今有老人亭。又「明窗睡足來撲握」者，道欽禪師嘗有兔爲師暖鞋；「問龍乞水歸洗眼」者，龍井水可洗眼故也。又云：「兩眼尚能看細字。」

東坡宿臨安淨土寺詩

東坡詩云：「明朝入山房，石鏡炯當戶。昔照熊虎姿，今爲猿鳥顧。」石鏡禪師有石鏡，照錢王微時，在鏡中被王者之服。

東坡次韻答開祖詩

東坡詩云：「喝石巖前自過春」，又言「喝石崖前後欲冰」者，俱胝道者嘗咒冰，故有喝石巖。坡詩又云「精城貫山山爲裂」者，正謂此也。

東坡臨安詩多用山中故事

徑山有山中故事一卷，東坡臨安詩多用之。

東坡杭州詩用樂天事

東坡杭州詩云「在郡依前六百日」，用白樂天事。樂天詩云：「在郡六百日，遊山二十回。」〈留題天竺、靈隱兩寺〉

東坡梅花詩本樂天詩

東坡梅花詩云：「裙腰芳草抱山斜。」卽白樂天詩「誰開湖寺西南徑，草緑裙腰一道斜」〈杭州春望〉是也。

少游詞用歐陽詹句

少游詞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」，用歐陽詹詩，云：「高城已不見，況復城中人。」

杜詩、韓文首篇

老杜詩第一首，「李侯金閨彥」是也，作此時年十七，壯遊詩可考作詩次第。韓文第一篇，薦薛公達書是也，時年二十一。

「小樓連苑橫空」出處

少游詞「小樓連苑橫空」，爲都下一妓姓樓名琬字東玉，詞中欲藏「樓琬」二字。然少游亦自用出處，張籍詩云：「妾家高樓連苑起。」

少游千秋歲所謂勞歌

少游「水邊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」詞，爲張芸叟作。有簡與芸叟云：「古者以代勞歌，此眞所謂勞歌。」

東坡楊花和詞皆奪胎換骨手

章質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詞者。「南海使君令北海」詩，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。質夫

之死，其家以其詩葬。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「思量卻是，無情有思」，用老杜「落絮遊絲亦有情」也。「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依前被鶯呼起。」卽唐人詩云：「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幾回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「細看來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」卽唐人詩云：「時人有酒送張八，惟我無酒送張八。君有陌上梅花紅，儘是離人眼中血。」皆奪胎換骨手。質夫詞亦自佳，今附録於此：「燕忙鶯懶芳菲過，堤柳上，花飄墜。輕飛點畫青林，誰道全無才思。閒趁游絲，靜臨深院，日長門閉。向朱簾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、風扶起。蘭帳佳人睡覺，怪春衣、雪沾瓊綴。繡床旋滿，香球無數，纔圓還碎。時見蜂兒，粉黏輕翅，魚吹池水。望章臺路杳，金鞍遊蕩，灑盈盈淚。」質夫，建安人。建安有二章，子厚號「南章」，質夫號「北章」。子厚弟也，質夫兄也。

東坡詩對屬皆用出處

東坡詩「問堞知秦過，看山識禹功。」〈宿餘杭法喜寺，寺後緑野堂，望呉興諸山，懷孫莘老學士〉皆用出處，對屬如此親切。

荊公詩及四六，法度甚嚴

荊公詩及四六，法度甚嚴。湯進之丞相嘗云：「經對經，史對史，釋氏事對釋氏事，道家事對道家事。」此説甚然。

東坡因詩再遷

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：「爲報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輕打五更鐘。」章子厚見之，遂再貶儋耳，以爲安穩，故再遷也。

荊公詠白髮

荊公「種種春風吹不長，星星明月照還稀」，詠白髮也。「種種」出左氏，音董。「星星」對「種種」，甚工。

東坡詠石榴詞

東坡賀新郎，在杭州萬頃寺作。寺有榴花樹，故詞中云石榴。又是日有歌者晝寢，故詞

中云：「漸困倚孤眠清熟。」其眞本云「乳燕棲華屋」，今本作「飛」字，非是。

東坡詩用司空圖句

東坡「纖纖入麥黃花亂」〈遊張山人園〉，用司空圖「緑樹連村暗，黃花入麥稀」〈獨望〉之句。

東坡詩用樂天句

東坡「電光時掣紫金蛇」〈望海樓晚景五絶〉，用白樂天詩。

東坡佛日寺詩

東坡佛日寺詩云：「千株玉榘撓雲立，一穗珠旒落鏡寒。」玉榘謂竹也，珠旒謂以竹引水倒流也。

「未放蒼龍入渥窪」

東坡詩「未放蒼龍入渥窪」者，松下有澗，故云。

「飛蚊繞鬢鳴」

東坡「飛蚊繞鬢鳴」，出文粹何諷夢渴賦。文潛詩亦云：「飛蚊繞枕細而清。」

柳劉相別詩用蘇李別詩

柳子厚與劉夢得相別詩云「今朝不用臨河別，垂淚千行便濯纓」，用蘇李贈別詩，云：「臨河濯長纓，念別悵悠悠。」

老杜與馬巴州詩

老杜與馬巴州詩云：「勳業終歸馬伏波，功曹非復漢蕭何。」「伏波」謂馬巴州，「功曹」自謂也。蕭何功曹事，見虞翻傳注。

韓文石鼎聯句序

韓文石鼎聯句序云：「長頸而髙結，喉中又作楚語。」「結」字斷句。結音髻，西漢「髻」字皆作「結」字寫，退之正用此也。今人讀作「結喉」，非也。東坡云：「長頸髙結喉。」蓋承誤也。

東海釣客事

韋蘇州集載秦系詩，自稱東海釣客。少游作啟事嘗用之，蓋秦氏事也。

「蘭熏雪白」對「玉潤冰清」

予家韓林，曲阜公之婿王律字子和，正仲右丞之子，賢而有文，爲韓林生日作樂語，以「蘭熏雪白」對「玉潤冰清」。「蘭熏雪白」出劉孝標廣絶交論「曾史蘭熏雪白」。

夜有蟬鳴

荊公詩葛溪驛云：「缺月昏昏漏未央。」其末云：「鳴蟬正亂行人耳。」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，後見説者云：「葛溪驛夜間常有蟬鳴。」此正與「寒山半夜鐘」相類。

慶八十屬對的切

汪思温少卿，明州人。年八十，其鄉人作慶八十致語，一聯云：「九老未應髙白傅，四時豈止數黃公。」對甚的切。夏黃公，四明人，事見虞翻傳注。鄉人蓋史直翁丞相也。

洪玉父詩懷侍兒

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，知書，能爲洪檢閱，洪甚愛之。嘗月夜攜登滕王閣，洪賦詩云：「桃花浪打散花樓，南浦西山送客愁。爲理伊州十二疊，緩歌聲裡看洪州。」後因兵亂失之。洪悵恨不已，又和前詩云：「西江東畔見江樓，江月江風萬斛愁。試問海潮應念我，爲將雙淚到南州。」已而洪復尋得其人。

梅聖俞送人知鄞縣詩

梅聖俞送人知鄞縣詩云：「君行問鮚琦，殊物可講解。一寸明月腹，中有小碧蟹。生意各蠕蠕，黔角容夬夬。願言寬賦刑，越俗久疲憊。」鮚埼事出西漢·地理志注，鄞縣有鮚埼亭。鮚音結，蚌也，長一寸，廣二分，有一小蟹在其腹中。埼，曲岸也。其中多鮚，故以名亭。埼，鉅依反。

華清宮詩精切

小杜華清宮詩精切。如「月白霓裳殿，風乾羯鼓樓」，霓裳則言月白，羯鼓則言風乾，皆移換不動，所以爲佳。才調集溫飛卿詩。

「漢家宗廟有神靈」

呂東萊：「漢家宗廟有神靈，寄語胡兒莫狂蕩。」「漢家宗廟有神靈」，西漢全語，見王莽傳元后云[8]。

黃琉璃

東坡蘄竹簟詩云：「臥此八尺黃琉璃。」琉璃，世人但知有青色，而不知有五色。顏師古注西域傳，辨之甚詳，引大秦國五色琉璃，且破孟康注，言青色是指藥燒者，非眞琉璃也。

「剪刀催」

山谷雪詩云「明知不是剪刀催」，本宋之問詩，云：「今年春色早，應爲剪刀催。」〈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應制}

「使君自有婦」

老杜「使君自有婦，莫學野鴛鴦」〈丙穴〉由來美」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〉，出蜀都賦「嘉魚出於ProperNoun〉」。

「素月流天」

東坡「素月流天掃積陰」〈答仲屯田次韻〉，「素月流天」出文選・月賦。

「玉女窗明處處通」

東坡「玉女窗明處處通」，出文選・靈光殿賦「玉女窺窗而下視」。

「夾鏡」

荊公虎圖「目光夾鏡當坐隅」，「夾鏡」出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「雙瞳夾鏡，兩權協月」。

「流到樓前更不流」

韓子蒼「樓中有妾相思淚，流到樓前更不流」〈十絶爲亞卿作〉，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「雖然水是無情物，流到宮前咽不流」。其詩見顧陶唐詩類選。金華瀛湘集作王建詩，非也。

「雷鼓落銅丸」

子蒼在館中時，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，押「丸」字韻，館中諸公皆和，獨子蒼和「丸」字尤工，云：「坐看星橋開鐵鎖，臥聞雷鼓落銅丸。」事見前漢・史丹傳，諫元帝節音律事〈雷鼓落銅丸：漢書・卷八十二・史丹傳：「史丹字君仲，魯國人也，徙杜陵。……建昭之後，元帝被疾，不親政事，留好音樂。或置鼙鼓殿下，天子自臨軒檻上，隤銅丸以擿鼓，聲中嚴鼓之節。」〉。

「醉著」

山谷清江引云：「全家醉著篷底眠，家在寒沙夜潮落。」「醉著」二字出韓偓詩「漁翁醉著無人喚，過午醒來雪滿船」。

東湖化荊公詩

荊公「別開小徑留松路，只與鄰僧作往還。」東湖化之云：「與客登臨定自好，他時無客與僧遊。」

「泣前魚」

唐人詩：「晚涼悲畫扇，紅袖泣前魚。」「泣前魚」，戰國時龍陽君事[9]。

「平山行樂自不思，豈有竹西歌吹愁」

山谷「平山行樂自不思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思」疑當作「惡」』〉，豈有竹西歌吹愁」，出杜牧之詩「平生五色線，願補舜衣裳」〈郡齋獨酌〉。

「美滿」

東坡「美滿風帆十幅蒲」。「美滿」字出杜牧之詩「千帆美滿風」〈池州送孟遲先輩〉。東湖亦用「美滿」字云：「正須美滿十分晴。」

山谷詩法

山谷詩云：「十度欲言九度休，萬人叢中一人曉。」〈贈陳師道〉曾吉父云：「此正山谷詩法也。」其説盡之。

「身」猶言「我」

東湖詩云「公是主人身是客，舉觴登望得無愁」〈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〉，用樂天「心是主人身是客」。「身是」字本諺語。「身」猶言「我」也，如張飛自言「身是張翼德，可共來決死」，及宋彭城王義眞自關中逃歸，謂段宏曰「身在此，可刎身頭以南，使家公望絶。」謝瀹云：「身家太傅老。」此類甚多，皆以「身」爲「我」也。韓子蒼詩云：「身今老病投炎瘴，最憶冰盤貯蔗漿。」〈六月二十一日，子文待制見訪，熱甚，追記館中納凉故事，漫成一首〉亦用「身」字。

「不願餘」

老杜「食薇不願餘」，「不願餘」三字出選詩，左太沖詠史云：「飲河期滿腹，貴足不願餘。」

東萊少作佳句

東萊少作有「白塔忽從林外過，青山常在馬頭看」〈董村歸路馬上口占〉，佳句也。

敬通卻掃

東坡：「歸來晚歲同元亮，卻掃何人伴敬通。」〈予昔作壺中九華詩，其後八年，復過湖口，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，乃和前韻以自解云〉敬通，馮衍字也。「卻掃」字不見本傳。江文通恨賦云：「敬通見抵，罷歸田里，閉關卻掃，塞門不仕。」東坡蓋取諸此。

「夢見之」

山谷「馬上時時夢見之」〈往歲過廣陵，值早春，嘗作詩云：「春風十里珠簾捲，彷{彿}-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」今春有自淮南來者，道揚州事，戲以前韵寄王定國二首〉，「夢見之」三字出選詩「遠道不可思，夙昔夢見之」。

「他鄉各異縣」

東坡「誰謂他鄉各異縣，天遣君來破吾願」〈次韻秦觀秀才見贈，秦與孫莘老、李公擇甚熟，將入京應舉〉，「他鄉各異縣」出選詩。

「賦或似相如」

老杜〈「老杜」兩字據艇齋詩話續校補〉「草玄吾豈敢，賦或似相如」，出左太沖詠史詩「言論准宣尼，詞賦擬相如〈艇齋詩話續校稱「賦似相如」亦見漢書・揚雄傳，不必取材太沖也。〉」。

「白首太玄經」

後山作南豐先生輓詞云：「侯芭才一足，白首太玄經。」本李白詩「誰能書閣下，白首太玄經」。〈俠客行〉

「布帆無恙」

東萊詩云：「布帆此去應無恙。」〈余避地踰嶺，寄書宜章孫氏，賊去則盡失之，感歎有作〉用李白詩「布帆無恙掛秋風」。李蓋用世説顧長康語。

「脫巾露頂」

韓子蒼太一眞人歌云：「脫巾露頂風颼颼。」「脫巾露頂」四字出李白詩「脫巾掛石壁，露頂灑松風」〈夏日山中〉。

「半依古柳賣黃瓜。」

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：「半依古柳賣黃瓜。」今印本作「牛衣古柳賣黃瓜」，非是。予嘗見坡墨跡作「半依」，乃知「牛」字誤也。

顧陶唐詩類選

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，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。顧陶，唐大中間人，去杜不遠，所見本必稍眞。今並録同異於後：「山河扶繡戶」作「星河浮繡戶」；「斫卻月中桂」作「折盡月中桂」；「破柑霜落爪」作「破瓜霜落刃」；「烏蠻瘴遠隨」作「黔溪瘴遠隨」；「老夫貪費日」作「老夫貪賞日」；「秋至輒分明」作「秋至轉分明」；「伴月落邊城」作「伴月下邊城」；「家貧仰母慈」作「家貧賴母慈」；「犬迎曾宿客」作「犬憎閒宿客」；「池中足鯉魚」作「河中足鯉魚」；「賦或似相如」作「賦或比相如」；「老思笻竹杖」作「老思笻竹柱」；「衰疾那能久」作「衰病那能久」；「吾豈獨憐才」作「惟我獨憐才」；「勝跡隗囂宮」作「傳是隗囂宮」；「丹青野殿空」作「丹霄野殿空」；「欲掛留徐劍」作「欲把留徐劍」；「乘爾亦已久」作「乘汝亦已久」；「感動一沈吟」作「感激一沈吟」；「櫸柳枝枝弱，枇杷樹樹香」作「楊柳枝枝弱，枇杷對對香」；「暗飛螢自照，水宿鳥相呼」作「飛螢自照水，宿鳥競相呼」；「白花簷外朵，青柳檻前梢」作「白花筵外朵，青柳檻前梢」；「取醉他鄉客，相逢故國人」作「取醉他鄉酒，相逢故里人」；「興來今日盡君歡」作「興來終日盡君歡」；「羞將短髮還吹帽」作「

羞將短髮猶吹帽」；「明年此會知誰健」作「明年此會知誰在」；「去年今日侍龍顏」作「去年冬至侍君顏」；「九重春色醉仙桃」作「九天春色醉仙桃」；「不通姓字粗豪甚」作「不通姓字粗豪困」；「宮女開函近御筵」作「宮女開函進御筵」；「黃牛峽靜灘聲轉」作「黃牛峽淺灘聲急」；「俯視但一氣」作「俯視但吁氣」；「明我長相憶」作「知我長相憶」；「何以有羽翼」作「何以生羽翼」。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，今杜詩無之，其詩全録於此：「陰森宿雲端，霧露濕松柏。風淒日初晚，下嶺望川澤。連山無晦明，秋水千里白。佳氣鬱未央，聖人在凝碧。關門阻天下，信是帝王宅。海內方晏然，廟堂有良策。時貞守全運，罷去遊説客。余忝南台人，尋憂免貽責。」以此見杜詩尚多，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。

「難又」

呂東萊詩云：「舊遊可數終難又。」〈寄穎昌諸叔〉「難又」二字出韓文，祭李郴州云：「謂此會之難又。」

「梢梢」

韓退之詩：「梢梢新月偃。」俗本作「稍稍」，荊公改作「梢梢」。蓋令狐澄本作「梢梢」，澄本最善，荊公用此改定。梢梢者，細也，見方言。白樂天詩亦用：「梢梢筍成竹。」

王平南畫馬跋

王平南在三館曝書，見韓幹所畫馬，作畫馬行，又作畫馬跋云：「明皇召幹上南熏殿，問曰：『汝奚不師陳閎？』是時閎擅名天下。幹奏曰：『臣不願也。』明皇曰：『然則汝以何爲師？』幹曰：『飛龍廐數萬匹，皆臣師也。』余於是知幹眞善畫者。蓋以筆墨之跡，口耳之傳，而臻神妙之品者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又以爲彼一畫史耳，且能不怵於形勢，而信其所知如此，學士大夫其可愧於幹哉！」又云：「所見畫病馬甚腯，疑少陵所謂畫肉不畫骨者，殆於此有遺恨焉。然少陵爲幹贊，則又愛其駿健清新，疑其論曹韓二人之詞，不能無抑揚耳。善論文者，當知昔人所謂言豈一端而已，因此可以求著書之意。」又云：「幹自言不願師陳閎，而少陵以幹爲曹霸弟子，無乃一時傳者失其指歟？惟『丹青不知老將至，富貴於我如浮雲』則爲知言。蓋中心無蔽於外物，然後有見於理，此不易之論，而莊生所謂盤礴贏者是已。此可以爲學者之法，平甫於此蓋三致意焉。」予

讀之，犁然有當於心，其論幹不願師陳翊，蓋以自況也。平甫在熙寧間，不與其兄雷同，是亦幹不師陳翊之比，故平甫言之重，詞之復，有深意存焉。

荊公詠史詩義理精深

荊公詠史詩，最於義理精深。如留侯詩，伊川謂説得留侯極是。予謂武侯詩，説得武侯亦出。又如范增詩云：「有道弔民天卽助，不知何用牧羊兒。」又：「誰合軍中稱亞父，直須推讓外黃兒。」詠史詩有如此等議論，他人所不能及。

小杜秋夜宮詞

小杜秋夜宮詞云：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」含蓄有思致。星像甚多，而獨言牛女，此所以見其爲宮詞也。

「褥隱」、「阿戎」

老杜：「褥隱繡芙蓉。」「隱」當如隱几之隱字讀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少陵李監宅詩仇注引丹鉛録云：『集韻縫衣曰，今俗呼線。杜詩「褥隱繡芙蓉」，字作隱而意同。』」〉。「守歲阿戎家。」東坡云當作「阿咸家」乃是〈又杜位宅守歲詩「守歲阿戎家」，「戎」一本作「咸」。按杜位，少陵從弟，晉宋間人多呼弟爲阿戎。咸乃叔姪事，與兄弟不相當。東坡與子由詩「欲喚阿咸來守歲」，一時誤用，不必據以爲證。〉。

「爵馬魚龍」

少游揚州詞云：「寧論爵馬魚龍。」〈望海潮〉「爵馬魚龍」出鮑照蕪城賦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『魚龍爵馬』四字，此鮑照用西京賦語。」〉。

子蒼詩比儲光羲

韓子蒼少以詩見蘇黃門，黃門贈詩云：「我讀君詩默無語，恍然重見儲光羲。」人問黃門：「何以比儲光羲？」黃門云：「見其行針布線似之。」

李涉善歌行詞近古

唐人李涉善爲歌行，如才調集所載鷄鳴曲，荊公大喜。選載「燕王好賢築金臺」詩之類，皆全篇有思致，而詞近古。

「小草有遠志」

山谷詩云：「小草有遠志。」本草：「遠志葉名小草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遠志，一名小草，此用郝隆譏謝安語，不當專引本草。』〉。」

老杜詩「能」「並」二字

老杜詩：「能饑稚子色淒涼。」「能」字讀作「奈」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「少陵狂夫詩『恆饑稚子色淒涼』，各本盡同。此改作『能饑』，又云『能，讀作奈』，不知所據何本。」〉，用西漢「能風與旱」之「能」。「玉山髙並兩峰寒。」「並」讀作「傍」，亦用西漢「並」字也。

「糝裡楊梅」

歐公在禁中作端午帖子云：「綵索盤中結，楊梅糝裡紅。」蓋用古樂府「酒中桃喜子，糝裡得楊梅」。然古樂府「糝裡楊梅」不爲端午言，乃爲除夜言也。除夜安得楊梅？

「鬢亂釵斜」

荊公扇詩云：「鬢亂釵橫特地寒。」荊公嘗自書此詩，云「鬢亂釵斜」，不言「釵橫」也。蓋釵當橫，惟亂則斜爾。

古今詩人惟李白有騷體

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，惟李白一人，雖老杜亦無似騷者。李白如遠別離云：「日慘慘兮雲冥冥，猩猩啼煙兮鬼嘯雨。」鳴皋歌云：「鷄聚族以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。蝘蜓嘲龍，魚目混珍。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。」如此等語，與騷無異。

李杜陳三句

李白云：「人煙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」〈秋登宣城謝朓北樓〉老杜云：「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畫龍蛇。」〈禹廟〉氣焰蓋相敵。陳無己云：「寒心生蟋蟀，秋色上梧桐。」〈秋懷四首〉蓋出於李白也。

董逌王和荊公雪詩叉字百韻

政和間，董逌王賓於館中和荊公叉字韻雪詩至一百篇。詩語雖未必盡入律，然叉字尋至百韻，佛書道書，往往披盡，非博者不能也。

東萊詩化元獻句

呂東萊喜晏元獻詩：「樓臺冷落收燈後，門巷清虛掃雪天。」蓋説得上元後天氣極佳。故東萊自有詩云：「江城氣候猶含雪，草市人家已掛燈。」〈追記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廣教〉蓋因元獻之詩觸類而長。「清虛」，青箱雜記作「蕭條」。

空青喜元獻詞

予家空青喜晏元獻詞：「可惜月明風露，長在人歸後。」〈雨中花令〉每作郡處燕客，多令歌者以此爲湯詞，亦取其説得客散後風景佳故也。

山谷詩誤用汲黯事

山谷詩云：「董狐常直筆，汲黯少居中。」予案西漢黯以數切諫，不得久留內；爰盎以數直諫，不得久居中。「少居中」乃爰盎事，非汲黯也。

山谷漁父詞添顧況夜泊江浦

山谷漁父詞：「新婦磯頭新月明，女兒浦口暮潮平，沙頭鷺宿戲魚驚。」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，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。「新月」「暮潮」「戲魚」，乃山谷新添也。

「游魚一似鏡中縣」

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，甚高雅，云：「七澤三湘碧草連，洞庭江漢水如天。朝廷若覓元眞子，不在雲邊卽酒邊。明月棹，夕陽船，游魚一似鏡中縣。絲綸釣餌都收卻，八字山前聽雨眠。」「游魚一似鏡中縣」，本沈雲卿詩：「船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游。」上句老杜曾用，下句東湖用之。東湖嘗對予誦此詞，且云本雲卿之句，自擊節不已。

東坡之文妙天下

東坡之文妙天下，然皆非本色，與其它文人之文、詩人之詩不同。文非歐曾之文，詩非山谷之詩，四六非荊公之四六，然皆自極其妙。

山谷詩用盧仝句

山谷嘲小德詩云：「書窗行暮鴉。」蓋用盧仝添丁詩：「忽來案上翻墨汁，塗抹書窗如老鴉〈艇齋詩話續校：『「書窗」當依盧仝集作「詩書」』〉。」

孟郊詩

予舊因東坡詩云「我憎孟郊詩」及「要當鬥僧清，未足當韓豪。何苦將兩耳，聽此寒蟲號」〈讀孟郊詩二首〉，遂不喜孟郊詩。五十以後，因暇日試取細讀，見其精深高妙，誠未易窺，方信韓退之、李習之尊敬其詩，良有以也。東坡性痛快，故不喜郊之詞艱深。要之，孟郊、張籍，一等詩也。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，惟此二人。但張籍詩簡古易讀，孟郊詩精深難窺耳。孟郊如遊子吟、列女操、薄命妾、古意等篇，精確宛轉，人不可及也。

晏元獻小詩工者不減唐人

晏元獻小詞爲本朝之冠，然小詩亦有工者，如「春寒欲盡復未盡，二十四番花信風」，「遙想江南此時節，小梅黃熟子規啼」之類，亦有思致，不減唐人。

李邦直謁金門詞

李邦直小詞有云：「楊花落，燕子飛高閣。長恨春醪如水薄，春愁無處著。往年曾宿王陵鋪，鼓角悲風。今日遼東，舊日樓臺一半空。」亦佳作也。

舒信道菩薩蠻詞

舒信道亦工小詞，如云：「畫船椎鼓催君去，高樓把酒留君住。去住若爲情，西江湖欲平。江潮容易得，卻是人南北。今日此樽空，知君何日同。」亦甚有思致。

清平樂二詞

近年鎮江一士大夫姓邵，詞亦工，如云：「阿郎去日，不道長爲客。底事桐廬無處覓，卻得廣州消息。江頭一隻蘭船，風雨湘妃廟前。死恨無情江水，送郎一去三年。」此詞極有作路。又有一人詞云：「黃金殿裡，燭影雙龍戲。勸得官家眞個醉，當下齊呼萬歲。殿前按徹涼州，君恩與整搔頭。一夜御前宣喚，六宮多少人愁。」此詞極佳，或云王觀詞也。

東坡送顧子敦詩

東坡送顧子敦詩云：「磨刀向豬羊，霍霍鬧鄰里。」蓋譏子敦也。子敦體肥，當時有「顧屠」之號。然「磨刀霍霍向豬羊」乃古樂府全一句。

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

東坡水調歌頭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本謝莊月賦「隔千里兮共明月」。

「鳳毛」

老杜云「池上於今有鳳毛」，本南朝謝鳳之子超宗謂之鳳毛[10]。鳳本人名，而老杜直以爲眞鳳毛。今人因仍以人家小兒爲鳳毛，蓋知本老杜而不知本南史爾。

山谷和僧偈頌

山谷和一僧偈頌，押「風」字韻，云：「空餘祇夜數行墨，不見伽黎一臂風。」〈元豐癸亥，經行石潭寺，見舊和栖蟾詩，甚可笑，因削栟滅藁，別和一章〉「祇夜」卽伽佗之類，謂偈頌也；「伽黎」乃袈裟。「一臂風」，當作一角。事見楞嚴經。

「生來不讀數行書」

荊公贈北山道人云：「可惜昂藏一丈夫，生來不讀數行書。」此語本李賀嘲少年詩，云：「每揖閒人多意氣，生來不讀半行書。」

「山頭日日風和雨，行人歸來石應語」

後山詩話云：「望夫石詩，以顧況『山頭日日風和雨，行人歸來石應語』爲絶唱。」其説是矣。但非顧況詩，乃王建詩也。

嬋娟篇

孟東野集古樂府有嬋娟篇云：「漢宮承寵不多時，飛燕婕妤相妬疾。」今顧況集中亦有，疑非孟詩，似顧況諸體。

世間佳語未有無來歷

元豐中，王禹餞文潞公詩云：「功業獨高嘉祐末，精神如破貝州時。」最爲的當。然此語亦本白樂天上裴晉公：「聞説風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時。」世間佳語，未有無來歷也。

荊公望淮口二句來歷

荊公絶句云：「有似錢塘江上見，晚潮初落見平沙。」兩句皆有來歷。才調集詩云：「還似琵琶弦畔見，細圓無節玉參差。」此上句來歷也。張籍詩云：「閒尋泊船處，潮落見平沙。」〈宿江店〉此下句來歷也。第讀詩不多，則不知耳。

四皓

四皓，世人皆曰園公，曰綺里季，曰夏黃公，曰甪里先生。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有詩云：「未必頸如樗里子，也應頭似夏黃公。」畢文簡公譏之，謂不當云夏黃公，蓋四皓之目，當曰園公，曰綺里季夏，曰黃公，曰甪里先生。惟杜詩「黃綺終辭漢」，不謂

之夏綺而謂之黃綺，蓋得其義矣。按陶潛桃花源詩「黃綺之商山」，更在杜詩之前。

東坡和陶用蕭子顯事

東坡和陶云：「一揮三十紙，持去聽坐人。」蓋用南史蕭子顯事〈艇齋詩話補校：「子顯，當作『子雲』。南史・齊高帝諸子傳：『新浦侯子雲善草隸，百濟使人求書，子雲書三十紙與之。』子雲，子顯之弟。」〉。[11]

「不乏公」

東湖作呂右丞輓詞云：「補袞家風在，名門不乏公[12]。」「不乏公」三字出南史。宋孝武以柳元景弟之子世隆爲上庸太守，謂元景曰：「卿昔爲隨郡，今復以授世隆，使卿門世不乏公也。」

注

↑ 借寇恂：後漢書・卷十六・寇恂傳：「寇恂字子翼，上谷昌平人也，世爲著姓。……恂歸潁川。（建武）三年，遣使者卽拜爲汝南太守，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。盜賊清靜，郡中無事。恂素好學，乃修鄉校，教生徒，聘能爲左氏春秋者，親受學焉。七年，代朱浮爲執金吾。明年，從車駕擊隗囂，而潁川盜賊群起，帝乃引軍還，謂恂曰：『潁川迫近京師，當以時定。惟念獨卿能平之耳，從九卿復出，以憂國可也。』恂對曰：『潁川剽輕，聞陛下遠踰阻險，有事隴、蜀，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。如聞乘輿南向，賊必惶怖歸死，臣願執銳前驅。』卽日車駕南征，恂從至潁川，盜賊悉降，而竟不拜郡。百姓遮道曰：『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。』乃留恂長社，鎭撫吏人，受納餘降。」後以「借寇恂」稱頌官吏政績卓著，受百姓擁戴。

↑ 乳媼譏：宋書・卷六十四・何承天傳：「何承天，東海郯人也。……（元嘉）十六年，除著作佐郎，撰國史。承天年已老，而諸佐郎並名家少年。潁州荀伯子謝之，常呼爲嬭母。」後因謂年老除官，見譏於同僚爲「乳媼譏」。

↑ 黃公虎事：西京雜記・卷三・籙術制蛇御虎：「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，向余説古時事：『有東海人黃公，少時爲術，能制龍御虎，佩赤金刀，以絳繒束髮，立興雲霧，坐成山河。及衰老，氣力羸憊，飲酒過度，不能復行其術。秦末，有白虎見於東海，黃

公乃以赤刀往厭之。術既不行，遂爲虎所殺。』三輔人俗用以爲戲，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。」

↑ 攤錢：章懷太子注後漢・梁冀傳引南朝宋・何承天纂文：「詭億，一曰射意，一曰射數，卽攤錢也。」

↑ 六七公：漢書・卷四十八・賈誼傳：「假設天下如曩時，淮陰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韓信王韓，張敖王趙，貫高爲相，盧綰王燕，陳豨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〈師古曰：『無恙，言無憂病。』〉，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」

↑ 泰出遊：漢書・卷三十七・田叔傳：「田叔，趙陘城人也。其先，齊田氏也。……上大賢之，以爲魯相。……魯王好獵，相常從入苑中，王輒休相就館。相常暴坐苑外，終不休，曰：『吾王暴露，獨何爲舍？』王以故不大出遊。」

↑ 向南馳：漢書・卷五十四・李廣傳：「胡騎得廣，廣時傷，置兩馬間。絡而盛臥。行十餘里，廣陽死，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，暫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得其餘軍。匈奴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」

↑ 「漢家宗廟有神靈」：漢書・卷九十八・元后傳：「太后驚，泣曰：『此漢家宗廟，皆有神靈，與何治而壞之！且使鬼神無知，又何用廟爲！如令有知，我乃人之妃妾，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！』」

↑ 泣前魚：戰國策・卷二十五・〈魏策四・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〉：「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。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。王曰：『有所不安乎？如是，何不相告也？』對曰：『臣無敢不安也。』王曰：『然則何爲涕出？』曰：『臣爲王之所得魚也。』王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對曰：『臣之始得魚也，臣甚喜。後得又益大，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魚矣。今以臣之兇惡，而得爲王拂枕席。今臣爵至人君，走人於庭，辟人於途。四海之內，美人亦甚多矣，聞臣之得幸於王也，必褰裳而趨王，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。臣亦將棄矣，臣安能無涕出乎？』」後以「泣前魚」喻因失寵和被遺棄而悲傷。

↑ 鳳毛：南史・卷十九・謝靈運傳・（孫）謝超宗傳：「鳳子超宗。隨父鳳嶺南，元嘉末得還。與慧休道人來往。好學有文辭，盛得名譽。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。王母殷淑儀卒，超宗作誄奏之，帝大嗟賞，謂謝莊曰：『超宗殊有鳳毛，靈運復出。』」

↑ 三十紙：[[南史/卷42#子顯弟_子雲|南史・卷四十二・齊高帝諸子傳・（齊高帝次子）豫章文獻王蕭嶷傳・（豫章文獻王九子）蕭子雲傳]]：「子雲字景喬，年十二，齊建武四年，封新浦縣侯。自製拜章，便有文采。……子雲善草隸，爲時楷法，自云善效鍾元常、王逸少而微變字體。……其書跡雅爲武帝所重，……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，逢子雲爲郡，維舟將發。使人於渚次候之，望船三十許步，行拜行前。子雲遣問之，答曰：『侍中尺牘之美，遠流海外，今日所求，唯在名跡。』子雲乃爲停船三日，書三十紙與之，獲金貨數百萬。性吝，自外答餉不書好紙，好事者重加賂遺，以要其答。」

↑ 不乏公：南史・卷三十八・柳元景傳・（從子）柳世隆傳：「世隆字彥緒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宗字雙驎，位建威參軍事，早卒。世隆幼孤，挺然自立，不與眾同。雖門勢子弟，獨修布衣之業。及長，好讀書，折節彈琴，涉獵文史，音吐溫潤。元景愛賞，異於諸子，言於宋孝武，得召見。帝謂元景曰：『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。』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，出爲武威將軍、上庸太守。帝謂元景曰：『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，今復以授世隆，使卿門世不乏公也。』」